

北塘大街售票处关闭 市民不解

“北塘大街上的火车票售点关掉了，以后买票都得去火车站排队。”近日，有读者来电反映，周日去位于北塘大街的铁路售票处买火车票，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了张公告，称该售票处已经停止售票，需要购票的旅客请到火车站售票处购买。“原本(北塘大街)这里的售票点能买10天以内的火车票，已经存在好几年了，怎么说关就关了呢？以后买火车票都要到火车站去排队，太麻烦了。”

乘客 ——

售票点关闭买票不方便

昨天上午，在北塘大街104号，原本的市区铁路售票处已经是卷帘门紧闭，大门上方的“铁路售票处”五个大字已经被拆掉，卷帘门上还贴着一张公告。公告称，从5月4日起，该售票处停止售票。

昨天上午短短10分钟，就有3位市民吃了“闭门羹”。市民胡老伯说，他家就住在附近，因为平时爱好摄影，所以经常和朋友一起外出采风拍照，因为北塘大街上的这个售票点可以买到预售10天的火车票，而且排队的人也比火车站少，所以他平时总喜欢到这里来买票，现在售票点关了，实在不方便。

火车站 ——

33个代售点可满足乘客需要

“北塘大街的售票处关



售票处前，不知情的市民吃了“闭门羹”

闭，并不意味着以后买火车票都得到火车站来，我们目前已经在无锡全市布了33个代售点。”上海铁路局无锡站的一位负责人说，因为目前购买火车票已经实行了管内“网上共享”，取消了以前“计划供应”时的中间站票额分配制，所以目前在火车站售票处和全市33个代售点上都能买到预售期10天内的火车票。“以前在火车站只能买到5天内的车票，而北塘大街上的市内售票处可以购买10天内的火车票，这样做是为了分流火车站售票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售票效率。”这位负责人说，火车票代售点已经存在了10多年了，目前存在的33个代售点遍布锡山、滨湖、宜兴、江阴全市各地区，去年这些代售点的销售量占了无锡车站票销售量的30%，有300多万辆。

“这些代售点统一装修，

有统一标识，使用的售票系统也和我们一样。”上海铁路局无锡站有关人士介绍说，目前33个代售点每天的售票时间跟火车站同步，每天7:30—18:30。“这些代售点的电脑销售终端卖出去的每一张票，我们这里都有记录。如果有代售点出现销售不正常的情况，我们通过网络监控，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技术手段对其进行设置。”这位工作人员说，自从实行管内“网上共享”售票模式后，沿线各个站的销售压力无形中也增加了。因为原来每个站的火车票都是配额供给的，只要卖完就算完成销售任务了，现在“网上共享”后，每个站早销售出一张票，销售成绩就会提高。所以用代售点的模式，可以把一些相对偏远地区的市场份额拿下，将会对整个无锡站的售票都带来积极的影响。

据了解，今后无锡火车站将继续布点火车票代售点来完善自己的售票网络。在春运高峰等特殊时段，还会开辟机动的临时售票处，满足乘客的出行需要。

市民 ——

5元代办费收取方法有待商榷

在代售点购票，需要支付每张票5元代办费，这一条也惹来不少异议。不少市民认为，火车站撤销售票处，而改由社会代售点来补充售票网络，却让消费者承担额外的5元代办费，有转嫁企业经营成本之嫌。

上海铁路局无锡站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社会代售点出售火车票收取每张5元的代办费是经过国家公安、工商、物价、铁路等部门联合发文规定的。“房租、水电、工人工资、售票系统信道使用费等营业成本都需要经营者自负盈亏。根据我们的测算，代售点一般每天车票销售量超过100张才能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的危险。”这位负责人说，虽然到市内售票处和火车站售票处买票，不需要支付代办费，但是加上路上往返的交通费和由此耗费的时间，支付5元钱代办费相信市民也可以理解和接受。

也有市民提出，如果单买一两张火车票，5元钱代办费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一次性买十几张或二十多张火车票，代办费就应该优惠一些，而不应该按张数收取，希望有关部门对此进一步详加规定。

薛晨 文/摄

南京名嘴周舟 要来无锡“说话”

一个月之内从一个普通的学生蜕变成星光四射的主持人可能吗？昨日，江南影视艺术学院首届电视播音主持通道班正式成立，这个通道班的宗旨就是通过一个月的集中训练，帮助本来普普通通的学生拥有成为一名主持人的基本素质。

据江南影视艺术学院消息，这个电视播音主持通道班的39名成员是从整个江南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报名的近百人中挑选出来的，学院为此特意成立了一支平均年龄在28岁的教师团队，还聘请了省市电视台的一线优秀节目主持人开展案例教学，其中包括江苏卫视《人间》栏目的主持人周舟、江苏教育台《服务到家》的主持人傅国、无锡电视台《今晚60分》的主持人缪开元等。

据了解，这次从学生初试开始直至通道班结束，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学院将为学生量身定做个性化培养方案。

金辰 唐奕

无锡民企 设立环保卫士基金

无锡一家民企昨日宣布，从现在起每销售一件产品，就将拿出一角钱，用于建立“太湖美”环保卫士奖励基金。据了解，这一协同无锡市环保部门创建的基金，将专门用于奖励为保护太湖环境作出贡献的“环保卫士”。由民营企业设立环保卫士奖励基金，在全国尚属首次。这家民企是无锡凯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除了自己建立环保基金，公司还向所有民营企业发出倡议，自觉采用新工艺、新设备，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工艺的同时，力争实现废水“零”排放和“无害化”排放。

陈超



大家一起来跳绳

社区12个居民小组各选派5名参赛居民，两人悠长绳，三人齐跳，居民长绳跳得特别欢。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娱生活，扬名街道梁中社区将不定期组织社区居民举行集体文娱活动。

邵爱华 薛晨 摄

如此“生财有道”—— 建筑工地临时宿舍变“出租屋”

日前，一封署名为“一位正直的环卫工人”的匿名信引起了滨湖城管部门的注意。信中反映“蠡园开发区派出所南侧变电所院墙内，有人私下搭建房屋，出租给一些收垃圾的外来人员租住”。

昨日中午，在匿名信中所举报的违建地点，城管队员发现：信中所称“蠡园开发区派出所”其实是环湖社区办公室的所在地，而信中所反映的“乱搭建”指的是在变电所周边一片“荒废”安置房工地上的“遗留”简易棚。蠡园开发区的相关人员和住在附近的居民称，这片“荒废”工地是2007年建设滨湖南苑安置房时开发的，

由于种种原因安置房建设工程至今仍未正式开工，而当时为建筑工人搭建的临时宿舍，也因此成为了工人们长期留住的“固定住处”。

由于场地长期闲置，一些“精明”的批发部经营业主就将废弃的啤酒瓶、硬纸板堆放在了这里。而这些“便宜行径”又启发出了更好的“经营之道”——将这些简易棚出租给一些外来人员开废品收购站，于是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品就在这些简易棚旁边堆了起来。而这片“荒废”工地的对面就是国家工业设计创意园的东大门。

在掌握了真实情况后，滨湖城管部门立即与相关批

发部经营业主以及滨湖南苑安置房工程的建设方取得了联系，责令其立即安排人员整改、清除所有堆放在工人宿舍旁的废弃杂物。同时，组织城管队员对所有租住给外地人员的简易棚和临时堆放废弃物的木板棚进行集中清除，及时纠正了该处乱搭建、乱堆放等市容违章行为。

城管部门的相关人员称，之后他们还将对该工地进行反复巡查，并进一步督促工地建设方对工人宿舍加强管理。暂住此处的工人也向队员们允诺，会自觉维护宿舍环境卫生，并积极监督各类市容违章行为。

朱越 唐奕

单亲少年流浪街头去抢劫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上升，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单亲家庭。昨日，宜兴公安局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

浪迹天涯

在少年小军的记忆里，母亲很早就跟人跑了，再也没有回来。不久，父亲也出门打工。他跟随年迈的祖父寄居在伯父家，躲躲闪闪地生活在伯母抱怨的目光里。小学毕业那年，父亲接他离开家乡四川，来到江苏宜兴。

父亲送他到附近小学复读，小军功课不好，经常逃学。疲于谋生的父亲似乎也无暇关心他。其间，他被送到广东的母亲那里生活了一段日子，可继父常会为了他和母亲吵架。转了一圈，小军还是回到了父亲那里。

父亲为他找了一份临时工，和自己一起在工地上浇灌钢筋水泥柱。可是，只坚持了几天，体质单薄的小军实在是承受不住工地上的工作强度。并且，工友告诉他，爸爸替他找了新妈妈，他不肯相信。终于有一天，他在父亲的手机里翻到了一个八九个月娃娃的照片。他问父亲，这是你的孩子么？父亲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小军的心忽地沉了下去，从此他时时刻刻离家出走，父亲每次找他回来，都是一副恶声恶气的态度。几个月前，小军又一次与父亲翻脸。临出门，父亲在他身后嚷，“你走吧，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我也再不认你这个儿子。”

就这样，他再也回家。他曾悄悄溜回父亲干活的工地，发现工地早已完工，父亲也不知去向。他默默地望着拔地而起的高楼，眼眶湿润了。

此后，小军流落街头；没有东西吃，就饿上一两天；没地方住，就靠在网吧的凳子上睡一会儿。偶尔有人可怜他，给他十块八块，他就买上一张通宵上网卡猛打游戏，打得天昏地暗。

前些日子，在常去的一个网吧，小军遇到了几年前跟父亲租住的那个村的邻居小强。小强今年17岁，和小军有着相似的单亲经历，两人很快走到一起。小强经常拿了家里的钱出来，请小军上网或买东西。

合伙抢劫

2009年3月中下旬的一天，同在网吧上网的“光头”李(贵州人，25岁)。小学辍学，无业。2006年1月因抢劫在广东获刑2年6个月)忽然找到小军和小强，说“不如我带你们做些事吧”。就这样，三个人连夜实施起抢劫计划。

他们来到一条乡村公路上，等待第一个“猎物”。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三人一起围了上去，“把钱和东西都交出来，不然我用刀捅死你！”三人连威吓带殴打，从该名男子身上抢到一只仿三星手机，乘着夜色逃离现场。当天，便以350元的价格将手机转手。首战告捷，三人又是开房，又是上网、吃饭，很快将钱挥霍掉。接下来的几天里，三人又接连作案。其中一次抢得760元现金和一只手机。

正当三人得意于生财有道时，宜兴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展开秘密侦查，很快掌握证据，将三人一举擒获。

年龄疑团

小军自述出生于1994年4月。可是，办案民警仔细查阅小军的户籍资料，发现他身份证登记出生日期是1995年4

月。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14周岁至16周岁为限制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也就是说，小军参与抢劫之时是否年满14岁，意味着他是否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小军的父亲在哪里，老家的亲属能否证实小军真实年龄，户籍档案底册里的资料又是如何？本着对小军高度负责的态度，宜兴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领导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派民警前往四川调查取证。

2009年4月20日，办案民警查警官和他的同事，踏上了追寻之旅。经过两天的辗转奔波，终于在4月22日中午，在一个设施简陋的小煤窑里找到了孩子的二伯。

“这娃是1994年生的，我们这里都习惯少报一岁。”按照这个说法，小军的年龄确已满14周岁。可还得有证据，需要去小军出生后报户口的那个派出所核实时籍底册，派出所在几十公里山外的另一个小镇上。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查警官和他的同事一路颠簸坐车，终于赶在下班前冲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镇上，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他们查阅到了小军当初报户口时的原始档案。由于当年小军是在一家私人诊所接生的，没有准生证明。原始资料是一张手工填写的人口登记表，显示出生日期为1995年4月。

生父现身

小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孩子”，1米5左右的个子，一张娃娃脸，牛仔裤腿卷起来老高一截。若不是确有其事，压根不会将他与一个月前接连发生的几起拦路抢劫案联系起来。

“你有没有打算过回老家？”

小军：“不想回去，家里只有爷爷，我原来轮流住在大伯、二伯家，可是他们都嫌弃我。”男孩神情有些黯然。

“离家出走后，你没去找父亲吗？”

小军：“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听说离开宜兴了。我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到现在，有四个月了，他没来找过我。”

“你有妈妈的联系方式吗，还记得她住哪里么？”

小军：“我从妈妈那里离开后不久，把她的电话号码弄丢了。我联系不上她。她住哪里我也记不太清楚，也许到了那里，能凭印象找到。”

“你没有钱怎么去找妈妈，广东那么远。”

“我想办法打工。”

“你还没成年，能找到工作么？”

“我去找过，可是没人肯录用我，我也没有身份证件。”

“过年有没有回老家？”

“没有，我一个人过。”

“你身上衣服谁买的？”

“以前在这里上学时的同学送的，有时遇见他们，他们会送点钱和衣服给我。”

考虑到小军参与作案的情节显著轻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了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按照有关规定，身边没有监护人的少年小军，将被送到救助站。

就在小军即将离开宜兴的前一晚，传来让人欣慰的消息，在开发区派出所民警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联系到了小军父亲。第二天一早，小军的父亲从安徽广德赶来，悲喜交加地表示，不管以后多么困难，一定要将小军带在身边，让他好好学习、生活。

卢 金辰 陈超